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卷之十一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鋟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又曰。軍有所不擊。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孫子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以為討。執諸銅鞮。使欒書師師伐鄭。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故鄭師伐許。示不急君也。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公子班立公子

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與盟於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三畧曰。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又曰。亡國破家。失人也。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

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勇夫重閉、況國乎。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道衛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

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
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
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
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爕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

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功。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孫子曰。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欒

書將中軍。士爕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言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

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晉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六韜曰。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然之後者。非上智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馬。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武侯問敵可擊之道。吳起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巽子曰。凡人論將多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師。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又曰。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孫子曰。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晉悼公即位。使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

冠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丘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孫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

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六韜曰将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将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見。非善之善者也。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
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
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
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孫子曰。索之而知得失之計。又曰。不可勝者守也。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貟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唯君圖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

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經武淵源卷之十一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二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　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粟。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備器。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若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

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孫子曰。擊其情歸。子展曰不可。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狥於

軍三月。諸侯之師。久於偪陽。孫子曰。其用戰也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孫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衆攻偪陽親受矢石

甲午滅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吳子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

參之天時。吉乃後響。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卑而驕

之。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其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孫子曰。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孫子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又曰。安能動之。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孫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

恃。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孫子曰。形兵之極於無形。無形

則深閒不能窺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

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

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三畧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

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吳子曰。古
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
民。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又曰。有道之主。將用
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
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
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

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三略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在後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衍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震。懸權而動。先知迂曲之計者勝。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

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孫子曰鳥集者虛也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

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漢士務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孫子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梁惠王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刑以伐

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李衛公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

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三畧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椎。誰敢不椎。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

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孫子曰親而離之初斐豹隸也著於冊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冊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冊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

豹自後擊而殺之。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吳子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失。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

而擊之。其兵可覆。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三畧曰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孫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

兔復踞。轉而鼓琴。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怒而撓之。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經武淵源卷之十二終